

箏曲《满庭芳》的创作特征与演奏分析

赵美娜

[摘要] 詹倩的现代古筝作品《满庭芳》以“桂花”为核心主题，生动展现了其对自然与生命精神的独特诠释。作品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乐舞大曲的结构元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通过引子、慢板、快板与尾声的精心设计和对比，在节奏、旋律与演奏技巧上层层递进，传递出桂花短暂而绚丽的生命力。通过对传统技法的细腻处理与创新运用，使抹托、琶音指序等更具表现力。作品不仅展现了演奏家对花卉意象的深度探索，更在技巧与情感表达上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为现代古筝音乐的发展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关键词] 《满庭芳》；詹倩；传统文化；古筝

中图分类号：J63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4-0142-07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4.18

一、箏曲《满庭芳》的创作背景

箏曲《满庭芳》由南京艺术学院古筝教师、青年演奏家詹倩于2022年秋创作并首演。作品问世后广受好评，先后获得“古弦新韵亚洲多弦民族器乐作曲国际比赛”第一名和美国AIMA国际作曲比赛一等奖，显示出其在艺术创作上的突出成就。詹倩曾获“文化部第三届文华院校杯”古筝青年B组第一名、“江苏省茉莉花民族器乐比赛”金奖、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表演奖等重要奖项，并在作曲家周扬指导下完成多部作品，如《蝶韵花飞》《秦川怀想》《醉京澜》，形成了旋律性突出、线条流畅、情感真挚且兼具理性结构的创作风格。近年来，詹倩以演奏与创作的双重身份在国内外舞台崭露头角，其多部作品被当代古筝演奏者广泛采用，并频繁出现在重要音乐会与比赛中，成为当代箏乐创作与演奏实践的重要

代表之一。詹倩在作品中大胆运用多变的音响布局与富有挑战性的技法设计，形成兼具听觉美感与演奏深度的创作特征。其音乐语言在感性表达与理性构建之间实现了有机统一，也被媒体称为“具有‘音色细腻、乐思灵动’的箏曲创作人”^[1]。在创作上，詹倩对花卉题材的创作具有持续而深厚的情感，其作品形成了鲜明的脉络：从《花知否》到多声部重奏《馥影》《蝶影花飞》，再到以昙花为题材的独奏《琼籁》，皆围绕“花”这一意象，通过音乐探寻生命寓意与情感内涵。《满庭芳》作为花卉系列作品的重要一环，既延续了创作者对花卉意象的探索，又在技法与表达上展现了创作者的新突破。作品虽以传统词牌命名，却直接取材于李清照《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所营造的桂花凌霜清绝之姿，寄托了对坚韧生命力与孤高品格的赞颂。

某年十月，她行至南京艺术学院校园一隅时，

作者简介：赵美娜，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沈阳音乐学院科研项目“新时代视阈下古筝音乐的传承与创新”（2023KYLY22）。

恰逢金桂飘香、微风拂面，花香浮动之景与词境相合，激发了其强烈的创作冲动。她随即写下“汀花翠雨，玉树悬秋……鹧鸪天”这一段诗意文字，既是对所见的感性回应，也是对李清照词境的呼应，并以此为《满庭芳》创作序章，将桂花香气、风骨与飘零之姿转化为可听、可感的旋律表达，奠定了作品的情感基调与艺术气质。从创作动机看，《满庭芳》不仅是一首以描绘自然风物为主题的器乐作品，更寄寓了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对文学意境再造的渴望。詹倩超越了对桂花形象的浅层描摹，将其视为情感媒介与精神象征，以“以诗入乐”的方式建构兼具民族文化情怀与现代审美诉求的声音图景，既是对桂花风骨的礼赞，也是对“风霜中独自芬芳”精神气质的艺术呈现。

二、箏曲《满庭芳》的创作特征

在当代多元创作理念的驱动下，箏曲《满庭芳》的创作者融合演奏思维与直觉思维，不仅呈现了丰富的情感层次与结构美感，也体现了其对箏乐表达力的深入探索。特别是她在传统乐舞结构基础上进行的形式拓展，使整部作品在纵深层次与审美维度上展现了新的拓展可能。

（一）以演奏思维为主导的创作方式

当代音乐创作与演奏实践已经由传统“作曲家—演奏者”的单向模式转向互为主体的互动模式。作品不再是孤立创意的产物，而是作曲理念、乐器特性与演奏者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呈现出非线性、流动性和多维时间感的特点，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线性逻辑并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演奏美学成为理解当代创作的重要支点，其强调演奏者通过身体感知、情感体验与即兴反应在作品生成中的主动性。

在箏曲创作中，作曲思维偏重和声逻辑、形式建构与情感推进；演奏思维则基于手感、音色与流动感的敏锐感知，通过经验与直觉促成音乐自然生长，使作品更具生命感与感染力，呈现

“音随意动”的艺术气质。直觉思维作为一种摆脱固定逻辑束缚、直接领悟事物本质的思维形式，早在哲学领域中就已受到广泛重视。古希腊的柏拉图将直觉视为一种对于“理念”的直接洞察和领悟能力，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直觉是了解科学知识的原始前提。^[2]在音乐演奏中，直觉不仅是情感的引导机制，也是技术控制与结构预判的中介工具。它使演奏者能够在瞬间把握音符背后的情绪意向，并通过微妙的节奏调控、音色选择与动态变化，使音乐表达既真实又灵动。

在《满庭芳》中，演奏思维与直觉机制得到充分展现。詹倩兼具作曲与演奏的双重身份，她凭借对古箏技法和音响结构的深刻理解，以简约而富于变化的指法赋予作品自然流动的情感脉络。引子部分右手抹托与左手琶音结合，营造出轻盈舒缓的音响，仿佛桂花在夜风中绽放；第1—12小节两者交替构成淡雅音响画面，象征着桂香缭绕。段落虽无炫技，却因演奏者凭直觉调控音色与节奏，使音乐丝滑自然，提升了表现难度与张力。在慢板中，右手摇指与左手琶音交错，使旋律在起伏中递进，使听者仿佛置身桂香深处。快板从第81小节起右手抹托与左手大撮交织，节奏骤紧，形象地刻画了桂花在秋风中起舞的风采，使情绪发展达到高潮。全曲在技法设计与情感表达两方面均保持了演奏者与作品的有机互动，既符合演奏的可行性要求，又在细节中融入直觉感知的微妙情绪，展现出技巧与情感交织的强烈艺术效果。在演奏与直觉思维引导下，《满庭芳》构建出自然流动、富有生命力的音乐形态，在表达深度与技术难度之间达成高度统一，不仅为当代古箏创作提供了新路径，也彰显了演奏者主体性的回归与强化。

（二）多元化的创作理念

《满庭芳》是一部具有多元化创作理念的作品，它成功地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音乐元素。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其形式和风格上，还体现在作品的创作理念的独特性上。首先，体现在定弦上，古箏的定弦是其表达音乐架构的基础，定弦

的改变则意味着对传统和声结构以及演奏技巧的创新。《满庭芳》在传统定弦的基础上加入了F、^bB、^bE和^bA音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定弦方式。这种定弦不仅影响了调式的构建，使其具有更加多样化的音阶选择，而且直接改变了和声的走向。“新的调式色彩建立的同时，也反映出作曲家们在这一环节中的精心构思，一切创作所需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因素都布局于其中，合理而又巧妙。”^[3]通过对调式特性的重新定义，这种定弦方式打破了传统和声的限制，为和声的展开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赋予音乐情感表达以更加丰富的层次感和独特的色彩，让音乐在传统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其次，《满庭芳》体现了大众审美的倾向。如第四部分主题再现的旋律走向轻盈柔美，具有较强的歌唱性，能够在感情表达上更接近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这种旋律的轻盈和流畅，使作品不再

局限于传统古筝音乐的严谨与克制，而是通过更多的旋律线条和富有节奏感的演绎，使其产生一种更具亲和力和通俗易懂的特质。尤其在主题再现部分，演奏者以流畅的旋律线和细腻的动态调控，使古筝的音色和旋律更加符合当代“国风”音乐的审美趋势。

（三）传统乐舞结构的延伸

《满庭芳》作为一部富有层次感和表现力的音乐作品，其曲式结构呈现出独特的布局。作品由“A-B-C-D-E-F-G-H-I”九个子段落构成了五部分多段体结构（见表1），巧妙融合传统与创新，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乐曲整体的五段架构是在传统乐舞大曲“散序、中序、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个性化发展与延伸，增加了第三部分深化主题再现和第四部分尾声快板，第四和第五部分也如同对传统结构中序与破的一次反复，让作品的内在精神得到升华。

表1 《满庭芳》曲式结构

五部分 多段结构	引子 (散序)	抒情慢板 (中序)		快板 (破)			主题B 再现	生机勃勃 的急板	
子段落	A	B 主题	C	D	E	F	G	H	I 尾声
小节	1—19	20—55	56—80	81—158	159—179	180—215	216—238	239—291	292—301

如表1所示，《满庭芳》的结构布局层次分明，通过5个主要部分和细致的子段落安排，呈现出情感的递进与变化。引子部分（第1—19小节）通过传统技法的抹托，设定了作品的情感基调和氛围，节奏轻盈且富有流动性，勾画出秋风轻拂、桂花香气弥漫的意境。第12小节的“散板”则为后续段落的旋律展开作好了铺垫。第二部分（第20—80小节）进入抒情慢板部分，情感逐渐转向细腻、优美的旋律，包含了B段（第20—55小节）和C段（第56—80小节）。B段是整部作品的主题，以柔美、抒情的旋律展现秋日的宁静与桂花的幽香；C段节奏略快，带来了情感的递进，旋律在温暖中展现了一丝波动。第三部分（第81—215小节）进入快板部

分，展现节奏加速与旋律律动，情感转折与动力爆发。子段落D段（第81—158小节）和E段（第159—179小节）节奏明快，旋律中充满生命力；F段（第180—215小节）则转为柔和，呈现出桂花在夜晚的宁静绽放。第四部分（第216—238小节）是主题B再现部分，承接前段的和谐感，旋律细腻，情感逐步深化，突出了桂花的高雅气质。第五部分（第239—301小节）是急板部分，展现了情感的高潮，其中H段是对全曲的升华，在现代古筝作品中，这也是常用的手法。第239—291小节的旋律充满跃动，表现了桂花的生命力与向上的精神；I段（第292—301小节）通过从雀跃到散板的转换，旋律回归和谐与柔美。

《满庭芳》的创作是在当代作曲理念与演奏美学理论的交汇点上展开的，作品通过创新的定弦体系和多段体结构，突破了传统古箏曲的和声与形式限制，展现出丰富的音响色彩与时间层次。而演奏思维与直觉思维的结合，则促使音乐在演奏者的身体与意识流动中自然展开，实现了技巧与情感的高度统一。这种创作与演奏的双重互动不仅拓展了古箏音乐的表现力，也反映了当代音乐“作演合一”的理论追求。

三、箏曲《满庭芳》的演奏分析

《满庭芳》的演奏既依赖扎实的基本功，也考验着演奏者对音乐性与文学性的感知与诠释。作品的不同演奏意境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中动与静的关系与转换尤为关键。平衡这些因素需要从作品脉络出发，进行层层剖析和深入探讨。

(一) 整体演奏脉络

《满庭芳》五个大段落的结构特点是从开篇的柔美舒缓到结尾生机勃勃的层层递进，每段的演奏均结合古箏的传统技法和现代音乐语言，构建了丰富的音乐层次与情感张力。第一部分引子以散板的形式展开，旋律轻盈细腻。作品以传统技法为基础，提高了演奏速度，展现了演奏者应对技术与音乐表达双重挑战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演奏结构中，《满庭芳》巧妙处理了速度、力度和音色的层层转换，其不仅体现在段落起伏的结构安排中，更深层地融入了“动”与“静”的辩证统一。从钢琴震音般的效果拉开序幕（见谱例1），为整段乐曲营造出张力十足的氛围，提升了技法的复杂性与连贯性。

谱例1 《满庭芳》第1—7小节



在第一部分的第1—12小节，引子部分以右手连续快速抹托与左手流畅琶音构成技术难点，要求演奏者在高速运动中保持音色清晰与层次分明，两手在速度、节奏和力度上必须高度协调。第13—19小节通过渐快、双手琶音交替与短暂停顿实现过渡，轻盈的散板在动静交融中为全曲情感与结构铺垫张力。

第二部分慢板部分含B、C两段：B段以传统抹托与左手琶音交替强化旋律层次，流动感与节奏感在第26、第40、第55小节逐步推进并过渡至C段；C段提速至112拍，左右手快速琶音与16分音符连续运动展现技巧协调性，第75小节加入刮奏并以自由散板为快板段落蓄势。

第三部分快板部分分为D、E、F三段。D段以江南音调结合现代节奏型开篇，右手抹托与左手大撮交替为主，并辅以小撮、琶音等技法，形成流畅旋律和紧凑律动。第81—104小节通过抹托、大撮交替增强节奏感；第105—112小节双手小撮交替强化紧张感；第113—158小节音乐层次递进，第113—120小节右手摇指与左手琶音渐强；第121—132小节双手琶音交替铺垫情感；第133小节起点与琶音交替并于第157小节短暂停顿后引入E段。E段难度增加，自第159小节起右手以十六分音符加短摇形成强烈律动，左手快速勾搭支撑旋律，左右手交替清晰，呈现雀跃感。第173—179小节高密度音符、琶音与摇指交替推动情绪至小高潮，既展现快板的技术难点，又形成重要过渡。F段“良宵淡月”起，左手独立旋律，右手暂歇。第180—182小节用左手交替指法铺陈旋律。第183小节右手摇指衔接，丰富层次。第198—212小节左手快速琶音与右手摇指结合构成高难度片段，要求双手在节奏与音色上保持平衡；第212—215小节双手和弦稳重落音收束快板，并为后续慢板再现营造对比氛围。快板中高密度节奏推进配以短暂呼吸与延音，在动静交融间实现审美均衡，为后段情感与音乐哲思铺垫方向。

第四部分的G段是全曲情感的升华，以慢板再现主题，深化“静”中的层次感，同时通过琶

音与旋律交替保持隐约律动。旋律线条突出，左右手配合紧密，音符分布宽广。自第216小节起，左手琶音与右手旋律交替，强化音乐层次感；左手琶音的丰富音响增加表现力，为旋律提供支撑。至第220小节，左右手琶音的连贯性与力度变化展现了演奏的细腻化处理。

第五部分是急板部分，由H段和I段组成，以快板的速度完成全曲的情感升华与总结。H段通过雀跃的快板展现生机与活力，I段则通过节奏自由和技巧多样化，赋予乐曲强有力的收尾。H段的核心是点奏与快速指序的结合，右手突出旋律，左手用大撮和琶音交替强化律动感。第247小节的点奏增强了段落的雀跃感，使音乐充满活力。演奏时演奏者需注意手指力度的均匀性，确保颗粒感和音符的独立性。右手大拇指必须突出重音，并与主音保持协调，从而增强整体的连贯性，使旋律更具层次感。由于这一部分节奏紧凑、旋律线条富于动感，每个音符都必须干净利落，避免含混或粘连；触弦方式应精准果断，离弦时应迅速抬起，以保证弹奏的清晰度和流畅性，同时避免力度失衡或节奏拖沓。（见谱例2）

谱例2 《满庭芳》第247—249小节



自第271小节起，右手摇指与左手扫弦相结合，展现出技法的多样性，并通过动态对比丰富了表现力。H段作为全曲的升华，通过快速节奏推动情绪高涨、强弱对比和技术变化体现雀跃特征，为结尾奠定基础。I段以散板结尾，兼具自由与强烈收尾特质。第292—295小节，左右手点奏与琶音交替，通过节奏变化使层次更鲜明。此段延续H段的快速节奏，通过渐强与力度推进为收尾作准备。第296—301小节，右手抹托与左手扫弦结合，推动最终高潮，最后一拍的和弦落音强化双手同步性，力道对比为乐曲画下张力十足的句点。

（二）传统技法的新应用

纵观全曲的结构与演奏路径可以看出，《满庭芳》在技法设计上并未拘泥于传统古筝演奏的惯性逻辑，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创新。尤其是在“传统技法新应用”方面，作品不仅保留了古典意境的审美内核，同时也展现出鲜明的现代感与流动性。这种技法上的革新，不仅提升了演奏难度，也极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所谓传统技法新用，是指在突破古筝既有演奏范式的基础上，通过节奏、音色与技法的重构，对原有技巧进行再定义与延展。如作品中抹托技法的运用突破了传统抹托的惯性逻辑，通过加快演奏速度与增强音响力度，营造出充满张力与流动感的音乐氛围。与传统筝曲相比，这种技法的运用更富表现力。

以传统筝曲《将军令》为例，其开头段落采用密集的十六分音符与摇指组合，节奏极为明确，强调节奏颗粒感与线条的清晰度，营造出雄壮有力的军旅氛围。然而，这种技法的安排往往呈现出相对线性、单一的节奏推进，表现手法也更为直接。而《满庭芳》则在开篇引子部分即展现出技法层次的丰富性：快速抹托与左手不定时进入的琶音交织，营造出递进式的听觉层次，其不拘泥于节奏的清晰边界，而是注重旋律的流动感与音乐空间的扩张。这种处理方式将古筝技法从“强调点”转向“强调面”，为音乐意境的铺陈提供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在音乐描写层面，《满庭芳》通过高密度音程的巧妙组合，营造出具有和声色彩的声响质感；结合特殊抹托方式的运用，使音响密集性不仅停留在听觉层面，更拓展至空间感与情感深度的表达。与《将军令》所展现的线性节奏张力相比，《满庭芳》以其旋律线条的柔化与音响构建的立体性，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审美的鲜明对照。

此外，《满庭芳》对琶音技法也进行了个性化的重构。传统琶音多为匀速上行或下行，呈现出稳定、沉稳的基调；而《满庭芳》则将装饰音式的下行琶音与上行琶音交替使用，增强了旋律的

灵动性与情绪张力。在B段中，创作者更引入反向琶音技法（即从高音向低音的琶奏方式），此做法部分借鉴吉他的拨弦思维，不仅强化了旋律的轻巧感，也为古筝演奏开辟了新的表现路径。由此可见，《满庭芳》对传统技法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体现了创作者在意境构建上的深层探索，展现出古筝艺术在当代语境中的活化路径与发展可能。

传统技法的新应用对演奏者的手指力度、音色控制、灵活度和节奏感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要“毫不费力、快速地演奏，能够精准地将乐曲内涵传达给听众”^[4]，必须回到基础上来。所以，《满庭芳》的传统技法新用可以使演奏者回到基础，通过对基本功的重新审视和练习来提升自我的演奏能力。

传统技法的新应用对古筝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演奏技巧的革新，也是发展的趋势。从学术角度看，这种创新拓宽了古筝技法的研究视角，使传统技法不再局限于固定模式，而是能适应现代作品的表达需求，推动了技法分类与表现方式的多元化，同时为音乐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在传统框架内探索技法的新可能性，增强演奏的表现力与个性化。从实践和发展角度看，创新技法不仅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也对演奏者的基本功提出更高的要求。演奏者需在熟练掌握传统技法的基础上，理解并适应创新技法，提高手指灵活性、力度控制和节奏精准度，从而增强作品演绎能力，并能在不同风格中灵活调整演奏方式。因此，这种技法创新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当代古筝教育与演奏实践的推动。

（三）三重意境的渲染

《满庭芳》通过层层递进的音乐结构营造出三重意境。

第一重意境为“忽闻桂花香”，其核心在于桂花香气的隐秘与渗透。它不同于玫瑰或茉莉的浓烈，而是细腻含蓄、悄然弥漫，与环境和谐融合。听者需身临其境方能感知其芳香。演奏上，开篇

旋律应极为轻柔，右手触弦细腻，延音适度，保持清澈温和。音符不宜过长，过渡需平滑连贯，仿佛桂花香气在空气中悄然飘散。演奏的颗粒感与统一度至关重要，需要为后续意境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重意境为体现“汀花翠雨，玉树悬秋，皆是满庭留香，独芬芳”的桂花之美。作品第二部分及第四部分的再现，集中呈现了桂花的芬芳与清丽，以及其精神象征。B段以左右手交替的琶音与旋律，勾勒出桂花飘逸、芬芳的形象，旋律层层递进，仿佛香气缓缓弥漫。第四部分再现时延续演奏逻辑，追求清丽细腻，注重音符流畅与呼吸感，通过反复与渐进强化桂花之美。

第三重意境象征桂花“清风傲然”的高洁精神，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激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内心宁静与坚定。第三部分快板部分及第五部分急板部分都诠释了这一意境。尽管节奏快速，演奏者仍需保持均匀与流畅，避免急躁，要通过稳健的技巧来展现桂花的高洁与坚定。快速点奏、琶音等技法需清晰有力，段落转换及左右手配合要平稳。整个意境强调层次分明，使音乐在速度与技巧的推进中传递精神升华的张力。

（四）静与动的一体同观

《满庭芳》中的音乐语言呈现出丰富的动静对比，既有悠扬的慢板，也有节奏明快的快板。静与动的相互交织，构成了音乐的内在张力与艺术魅力。要在演奏中准确表达这一对立统一的关系，演奏者需要掌握如何在动与静之间实现有机的转换与平衡，做到静与动一体同观。这个过程不仅是演奏者对技巧的要求，更是对其内心状态与哲学思想深刻感悟的要求。

首先，“静中有动”。“静”并非绝对层面上的静止不动，它内里承载着某种意念，这种意念能够让意境清晰呈现，向观众传递出与众不同的旋律特质。慢板部分虽然旋律柔和、节奏轻盈，看似静止，实则蕴藏着动力。演奏者需通过精准的呼吸与音符的衔接，使音乐在静中呈现流动感，让每个音符与下一个音符的衔接细腻流畅，避免音乐陷入呆板状态。

其次,“动中有静”。快板部分节奏加快、旋律跳跃,表面是“动”,但演奏者需要保持内心的冷静与专注。通过深缓的呼吸,演奏者能在快速节奏中维持内在的平衡,使音乐连贯且有层次感,确保快节奏中的变化清晰有序。

最后,注重气息与节奏的和谐统一。“气息的运用是古筝语言表达的灵魂,它可以使声音形态发生变化,可以使古筝语言中的语气产生更加惟妙惟肖的表达。”^[5]在演奏《满庭芳》的过程中,呼吸不仅是维持生理需求的功能,它更是音乐表达的核心所在。气息的节奏与内心的感知相契合,“是一种全身参与的呼吸表现。气息总是从丹田出发,途经肢体、手臂向指尖流动,而后再反向回流到丹田”^[6],从而起到了一种无形的引导作用。

《满庭芳》不仅是创作者对桂花的颂歌,也是她对生命、自然与艺术精神的一次深刻思考与探索,通过层次丰富的结构、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妙的技法,成功传达了桂花的生命力与精神象征,使每个部分都展现出不同的情感与意境,构成了完整的艺术画卷。创作者巧妙地融合传统与创新,

发挥古筝的独特魅力,将花卉意象赋予新的生命力。每个音符与旋律都无声地讲述生命、坚韧与美丽的故事。《满庭芳》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无论是技法运用还是情感呈现,都展现了演奏者的艺术才华,传递了文化与情感,礼赞了自然美景与生命精神。

参考文献:

- [1]吴隽琦.古筝重奏曲《韶华丹青》的音乐分析及技法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23:6.
- [2]姜智慧.从生命意识到审美观念:论“直觉”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流变与融通[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14-122.
- [3]程璐璐.当代筝曲创新理念之探微[J].人民音乐,2007(4):17-19.
- [4]詹倩.浅析古筝基本功[J].牡丹,2018(35):100-102.
- [5]江澹曦.论古筝音乐语言的语气表达[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1):143-146.
- [6]杜元媛.古筝演奏技巧的三维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88-189.

(上接第133页)

- [11]袁梅.再高的云彩也有一把梯子[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13.
- [12]权吉浩.《纹》与“揉音”[J].人民音乐,2005(3):14-15.
- [13]陈其钢.从获奖作品谈起[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2):21-22.
- [14]李西安,谢嘉幸,梁雷.贴近自心的音乐:梁雷近作三人谈[M]//班丽霞.借音乐提问:梁雷音乐文论与作品评

- 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50.
- [15]杨晓忠.中国风格单簧管获奖作品(二):重奏[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152.
- [16]刘承华.抛物线音形的张力之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特色音线及其机理[J].民族艺术研究,2023(6):75-84.
- [17]周文中.关键词是独立[M]//梁雷.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153.